

李继威文集

LI JI WEI WEN JI



中国三峡出版社

李继威文集

LI JI WEI WEN JI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继威文集/李继威 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4.10

ISBN 7-80099-547-X

I 文集... II 李... III.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7996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 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重庆市旭光印刷厂印制

2014 年 11 月第一版 201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90mmx1280mm 1/32 印张: 38

字数: 368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99-547-X 定价: 30.00 元



李继威，男，1934年生，重庆市南川县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乌江》杂志社副编审，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回眸》等小说、散文、纪实专著七本，编有《中国煤矿短篇小说选》等四本。

目 录

■ 纪实长篇

回眸.....	1
第一章 穷苦.....	2
第二章 读书的梦.....	30
第三章 抱负.....	54
第四章 终身大事.....	94
第五章 虚惊.....	109
第六章 反目成仇.....	114
第七章 钱的诱惑.....	122
第八章 职称.....	128
第九章 美国之旅.....	139
第十章 解脱.....	145

■ 小说

主仆之间.....	147
主仆之间.....	148
荒屋.....	159
兰妹的婚事.....	169
主编的苦恼.....	181
殉情.....	189

二娃	219
伞	230
送水	243
老大	247
“棒棒”	255
麻风女	265
黑山谷里养蜂人	280
卖泡粑的女孩	294
丽丽姑娘	300

走向外面的精采 311

走向外面的精采	312
找牛	332
舆论	345
母亲	354
本色	367
让房	370
安息	373
赵姐	376

■ 散文

乌江风情 389

乌江风情	390
青龙	394
九寨沟秋景	397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知足不一定常乐	582
历史的翻版	583
地狱在哪里?	584
“流莺”遍地	585
 评论	 586
乌江孕育作家	586
指点迷津 超越自己	588
探寻人性的奥秘	589
抓住性格特征开展情节	590
构思·人物及其他	591
 民间传说	 592
金佛山的传说	592
大萝卜	592
流金渡口	595

■ 跋

跋	597
---------	-----

■ 纪实长篇

回

眸

第一章 穷 苦

—

小学的操场上，北风微微地吹，灰云厚重的天空压得很低。值周王老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站在升旗的土台上，对着排列整齐的放学队伍，严肃地训话。他厌恶地挖苦道：“……有些地主崽子，穿了长衫，还要在外面套一件大衣，活象一个‘月母子’。……”操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一片目光扫过来。我涨红了脸，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跑回家甩掉书包，脱下大衣，蹲在一旁呜呜地哭。母亲见了，诧异她忙过来问：“二娃，你为啥？……在学校受罚啦？跟同学打架啦？”我抬泪眼怨她道：“哪个叫你给我穿大衣，王老师在大会上说我象个‘月母子’，呜呜……”母亲“扑哧”一声笑，忙又忍住，装做生气的样子，说：“哪有这样说孩子的，我去找他，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用“月母子”来形容我是对我莫大的侮辱，一定要跟母亲一起去出出气。

其时，我们家已经开始衰微。1939年秋，日本飞机飞临南川县城上空狂轰烂炸，把全城变成一片火海。躲在城外的人们哭叫着拼死往城里涌，被军警横枪死死拦住，直等到空袭警报解除才放人进去。我们跟在母亲后面奔跑，到处是残壁颓垣，窜着火焰，跑到中和街老屋，那里已是一片瓦砾。母亲哭着，惶急地在瓦砾中这里刨刨，那里挖挖……

从此，我们家开始败落。原来老屋当街开着酱园铺，生意红火，又有田土收租，家中殷实。被炸后无力重建，父辈两兄弟分家，一大家子人作鸟兽散，家计只靠分得的10多亩田土维持。

两乘滑竿把我们弟兄四个抬往乡下，滑竿闪悠闪悠，不一会就睡着了。醒来已在一个院坝中，揉着眼梭下滑竿，两条恶狗狂吠着狰狞地奔过来，吓得我们忙往轿夫身后躲。以后几天都胆战心惊不敢擅离家门，想着如何同狗们尽快交上朋友。

这是一座地主庄园，规模不大却很精制，牌坊式的院门上有“静苑”两个大字，那是父亲的手笔。门外一片高大茂密的松林，一条土路穿林而过，与通向县城的石板大道相衔。庄园右侧，是开阔的田野，名“罗秀坝”。春天里，一马平川的罗秀坝一片葱绿，青青的禾苗迎风摇摆；入冬，田里蓄满了水，明镜一般，倒映着灰色的天空。常有农人赤脚下田捕鱼，左手放下撮箕，右手拿一个竹制三角架驱赶，不一会，提起撮箕，就有好几条大小鱼儿在那里蹦跳，看得我们又欢又羡。到了快过年的数九严冬，田里结了厚厚的凌冰，我们便去敲下一块，打个洞，用草绳提了回家，常常是未到家它就化水粹烂了。

每天清晨，地主的大少爷都要出去遛马。那是一匹毛色黄亮、高大的骟马，配上华丽的雕鞍，显得十分剽悍英武。少爷蹬鞍上马，一提缰绳，挥动五色马鞭，黄骠马便撒开四蹄，得得得地穿林而去，项间红绳系着的一串银色铃铛，“当当当”地一路响过，在清晨的寂静里，在广阔的田野上，显得清亮而悦耳。铃铛声由近而远，黄骠马由大而小，渐渐隐没。可是没多久，铃铛声又隐隐响起，小而大；黄骠马又出现，远而近，最后在松林间停住。它已满身是汗，冒着腾腾热气。少爷一个潇洒动作飞身下马，缰绳一丢，旁边的马夫忙接住。我们见了真是欣羡不已。

院门前有两株紫荆花树，光滑的树干，不高的枝桠，小小的紫色花朵，晚饭后我们爱在那上面攀玩。院里的大人来逗我们玩时，双手倒提了我的双脚，飞快地旋转。看着四周环转的树、墙、人和头下的地，真叫人又难受又害怕。冬天里，我们去折了柔软又韧性的柳条，在它的顶

端捏上一个小泥丸，站在田坎上，使劲往远处一甩，“嘘”地一声，小泥丸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飞到看不见的地方；听着小泥丸发出的嘘声，看着它流星一样在天空中飞逝，心里无比高兴、激动、快乐。

田间长着一种叫“打破碗花花”的草，听说它的浆汁有毒，会烂手烂脚。我去采了来，挤出白色的浆汁涂在三弟的脸上，看它是不是真的有毒？三弟是自愿的，后来他却向母亲告发，我挨了好一顿骂。

父亲同袁姓地主不知是友是戚，也不知是租是借，反正我们一家在一排右厢房住下了。除了收少量田租，靠父亲不时拿些钱回来，支撑着一个地主家的门面。

父亲个子矮矮，国字脸膛；穿着整饰，常年长衫，博士帽；举止儒雅，满腹学问，特好佛学，常与人论禅讲佛，人称“李佛爷”。他给我们讲过：早年在外闯荡，曾被北洋鬼子捉住。傍黑，一行被绑的人押至荒郊野外，用大刀从头至尾一个个劈来。他在最后，看着前面血光飞溅，人头落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口中不住念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佛爷保佑，佛爷保佑！”突然，反绑他双手的绳索松开了，他反身就跑，没命地深一脚浅一脚在乱坟岗里狂奔，最后躲进一个“古深箕”。北洋鬼子哇啦哇啦追来，枪刺在“古深箕”里东戳西划。他蜷缩洞底，一动不动，终于逃脱。从此，他对佛学更加笃信，对佛祖更加虔敬。

回到县里，他在县城最大的刘姓豪绅帐下当了一名师爷。这刘豪绅在城里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购置了第一辆长途汽车，做着大宗的茶叶生意。父亲满腹经纶，刘豪绅唯他是听。他不仅从豪绅那里不断获取钱财，还借用他的一班“梆梆枪”，抢过一个漂亮女人。这就是我的前一个母亲。她究竟是怎样的如花似玉，沉鱼落雁，倾城倾国，未睹芳容，不得而知。总之使父亲神魂颠倒，带了一班“梆梆枪”在她坐了花轿去成亲的半路，一涌而上，掳掠而归。

父亲金屋藏娇，把她宝贝一般的珍爱，女皇一样的供奉。那时的享受，只有吸鸦片，搓麻将，听唱机。美人母亲整天蜷卧床头吸鸦片，久坐桌旁搓麻将，身子日渐衰瘦，后来染上肺病，终于不治身亡。父亲如丧考妣，痛不欲生。她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亲生母亲。

父亲不常在家，多半时间住城里。刘豪绅虽已作古，但父亲是县里闻人，众多有权有势有钱的亲友，都同他过从甚密。父亲善书法，习的是康字体，奇谲瘦硬。向他索取墨宝的人不少，城里不少店铺的招牌和大户豪宅的扁额，都出自他的手笔。父亲特清高，从不要润笔费，只需将宣纸买来，研好墨，铺展，抻平，他便龙飞凤舞挥洒开去。

父亲偶尔回家，客厅里便响起留声机声，放着百代公司的唱片《桃花江》：“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还有马连良的《空城计》等。晚上，父母对卧烟榻上，对着一盏小烟灯，一边一个，有滋有味地吸鸦片烟。一般是母亲做烟泡，两根烟签，挑着一粒烟土，就着灯火，在一块小方石上，吱吱地搅动。我们兄弟姐妹挤在他们身后，一面嗅着弥漫小屋的淡淡的鸦片烟味，一面专心听父亲讲那些从《聊斋》上看来的鬼怪故事。屋子里就一盏小烟灯，火苗忽闪忽闪，四周暗黑。当听到青面獠牙、红胡长舌的鬼怪进屋时，顿觉脊背发凉，毛发倒竖，就使劲地往他们身上挤。

那一时期，日本飞机常来空袭。乡里没有空袭预报，只当敌机轰轰凌空，母亲才慌慌张张拉扯着我们往外跑，俯卧在松林边的田沟里，翻眼仰看晴空中呼啸而下的一枚枚黑色炸弹，就象是对着我们的头顶而来，颤栗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一日，一位算命先生来到庄园。母亲邀他进屋为全家算命，泡了茶，递过烟。算命先生一脸黑瘦，挂个布包，装着历书、笔砚之类。母亲报过生辰八字，他铺开纸张，边翻书边写边掐指算来，口中念念有辞。一会他睁开眼，阴沉了脸，说：“太太，你这命不大好哇！你的娃儿些从

今年起，由大到小，将一个个死绝……”母亲听了，一脸骇异，接着怒喝道：“胡说！混帐！”抓起桌上的纸、笔、墨就向外扔，吼道：“滚，你给我滚！”算命先生狼狈拾起地上东西，落荒而逃。

算命先生的直言，给全家罩上阴郁、恐怖的气氛。然而他又不幸言中，不久我五姐就突染重病，高烧不退，整天整夜说胡话，看过医生吃过药，丝毫不见好转。我们看她红赤一张脸，嘴里胡话不断，在床上痛苦地扳来扳去，真替她难受着急。母亲不停地用冷水浸湿的帕子敷在她额头上，焦急万分。听说用牛粪化水喝可以退烧，又立刻找来牛粪兑水，强往五姐嘴里灌……全家人惶恐着，依次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然而，五姐喝过牛粪水却慢慢地好起来。

不久，我就在这个乡的小学报名读书。

二

住在乡下总是不便，1943年春我们家又搬回城里，在北城外租下一栋比较象样的房子。当街是黑漆门面，进里有一小天井，后面有一栽着花、树的小片园地。

城里还没点上电灯，殷实之家用美孚洋油，贫苦市民烧松油烛，我们点清油灯。每天傍晚，提了油瓶，去不远处的杂货铺打上四两或半斤菜油。父亲晚上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烧鸦片或看书至深夜。我夜里常拉肚子，一觉醒来，见屋里墙上映有青白的光，父亲还在看书，忍了一会终是憋不住，便胆怯地悄悄爬起，屏息鹤步，无声地拉开房门，摸索到屋外的小园地，蹲下就拉。我竭力忍住使其不发出声响，却往往失败，稀便“扑”地一声喷射而出，它的臭味随风潜入屋。父亲闻听了，便大声说：“又是二娃在拉稀吗，怎么不到后面茅厕去。”其实，他清晨起来有时也在这里撒尿。

我就近在北街小学读书。小学十分简陋。一天放学后，我们在一间屋里打闹玩耍。有个同学背蹭了墙，垮下一片灰壁。教导主任走来撞见，凶神恶煞地问谁弄垮的。大家低头不语，眼睛躲来躲去。他一个个寻问，最后认定是我，留下罚站。我坚决不承认，同他顶嘴。他气极，找来竹板狠狠打我手心，痛得我泪花直转；天近黑，才放我回家。我的手火辣辣地疼，心里十分委屈。母亲见我这么晚才哭着回家，问了问，拉起手一看红肿得老高，又心疼又气愤，立即拉了我去学校找教导主任评理。教导主任认为学生不认错就该打，还要母亲把那一片灰壁补好。校长也向看他，气的母亲浑身发抖。我在一旁又害怕又无奈。……多年以后，读多了历史，才知中外古今，冤狱难免，几乎是历史的一种正常。

小学级任老师激励我练字，每写一篇小字她都节节往上加分，从70几加到90几。我的劲越来越大，不怕苦累地爬在桌上一笔一笔地描，直到手指酸痛。后来我的字写得较好，实在得力于她的鼓励。

城里有部队驻扎，旁边院子有个炊事班。我们好奇地去看他们造饭：那些连根带叶、长节大块、投有油水的萝卜青菜，那些夹有泥沙的黄硬“漆子米”，如同猪食，不知兵们怎样下咽？也不知他们吃了这样粗砺的食物怎样去打仗？

一日午后，街上嘈杂，两旁店铺噼噼啪啪地关门，街上行人往两边闪避，一队持枪士兵在后面驱赶，跑得慢的屁股上早挨一刺刀背，然后他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背朝街面朝里站着。我们从门缝往外偷看，街上清风雅静，不见一个人影，不一会，十多匹高头大马上的军官簇拥着一位斜挂绶带、戴宽边帽、佩金肩章的人物，呼啸而过。

好久不见父亲，母亲眉心郁结。我家姊妹兄弟众多，上有四个姐姐，下面是我们弟兄四个，家用日渐不支。终于有一天，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吃官司逃走了：他与友人承包公粮被骗，无力上交，只好宵遁。

家道中落，邻居也来欺侮。因一只鸡发生争吵，母亲被他们扭扯到

警察所。我跟在后面跑，拉着母亲衣角不肯离开。黑衣警察吼斥着来拉扯，举着枪托威吓，我退到一旁，哭着看他们把母亲关进屋里。

由于经济愈来愈拮据，我们不得已搬到东城外一处比较简陋的房子。门面狭小，前半部分房主占用，后面几间阴湿低矮的小屋归我们住。所幸屋后有个小土坝，栽有两棵桃树，常听见土墙那边人家的说话和笑闹声。

母亲不善理家，积习难改，成天打牌吸鸦片，靠几亩田租，早已入不敷出，全家衣食捉襟见肘。出于无奈，母亲只好卖田土。夜里，我们常被叫醒，睡眠惺忪地来到一家餐馆的楼上，每卖一次田土都要请一次客。烟雾缭绕的昏暗中，三、四张大圆桌边都围了人。席间，母亲声泪俱下地说：她一个女流之辈，无力抚养儿女，只好卖祖业，还望亲友、本家能体谅。这时买家就假惺惺地劝慰：“太太，你不用难过，你只是一时的艰难，等大老爷一回来不就好了。田土我们暂时替你保管到……”其实都是一些乘人之危的贪鄙之徒，价钱压得很低，除了中介人的钱，母亲所获不多。

不过，每卖一回田土，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一阵。新衣换下旧服，吃得也象个样。然而终是坐吃山空，时日一长，大家又衲衣枵腹。

搬家后，我到东城外的隆化镇小学插班。开学已数周，所插的三班，后边的男生已坐得满满，只有前几排女生中有空位。级任老师便把我安插在她们中间。这就成了男同学们的笑柄。下了课，他们围着我讪笑，羞指我是女儿国中人。那时我长得又白又嫩，很腼腆，真有一副女儿相。我心里难受已极，几次去向级任老师苦求换座位。她都说：“后面坐不下了呀！你们都还是孩子，怕什么。下学期调整吧。”回到家，我赌气给母亲说，我不读书了。问明原因后，母亲笑了笑，说：“我二娃还长得象个女孩！”又安慰我：“你读你的书，管他们说啥子。”兄弟姊妹知道了也取笑我。他们哪里体会得到我心中的苦楚：一上课就如坐